

国合
丛书

知识分子与 国家命运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实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编

Intellectuals and National Fortune



中国市场出版社
China Market Press

和風可也

國書名通

中華書局影印



国合
丛书

知识分子与 国家命运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实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编

Intellectuals and National Fortune



中国市场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实录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编. —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11

(国合丛书：沙龙书系)

ISBN 978 - 7 - 5092 - 1325 - 4

I. ①知… II. ①国…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1091 号

书 名：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

作 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

责任编辑：袁依山 许 慧

邮 箱：xu_hui 1985@126.com

出版发行：中国市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院 3 号楼 (100837)

电 话：编辑部 (010) 68012468 读者服务部 (010) 68022950

发行部 (010) 68021338 68020340 68053489

68024335 68033577 6803353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170 毫米×240 毫米 1/16 13 印张 210 千字

版 本：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92 - 1325 - 4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座谈实录之一

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

主讲嘉宾：金 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俄罗斯问题专家）

时 间：2012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地 点：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 1 号 7 层会议室



本书编委会

主 编 曹文炼

副主编 刘建兴 迟洪涛 盛思鑫 张国福

编 委 李爱社 潘 欣 郝胡平 吴 贤

陈嘉雯 陈亭君



出版说明

从古代的文人雅士到今天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中国的知识分子走过了 20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他们在国家命运的底板上共同绘出一幅多色的图谱。其中，绿色调的可以称之为有机型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和各类管理工作，维护着国家、社会和组织稳定；蓝色调的是专业型知识分子，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分内的工作，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勤勉，推动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批判型知识分子是醒目的红色调，他们是社会的良心，努力对时政和制度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有力地促进着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改变；即便是灰色调的独立型知识分子，他们看似与国家和政治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也时常缄默不语，但内心依然深藏着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家国情怀。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所构成的彩色图谱随着国家命运的高低起落有所不同，而这种色系强弱的变化同时也在影响着国家命运。自晚清鸦片战争开始，屈辱的中国近代史将中青年知识分子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从 1895 年的公车上书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八年抗战再至解放战争时期，恰是“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最好注解。在近代中国，各种类型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所展现出来的勇气、雄气、骨气，使得国家命运的底板浓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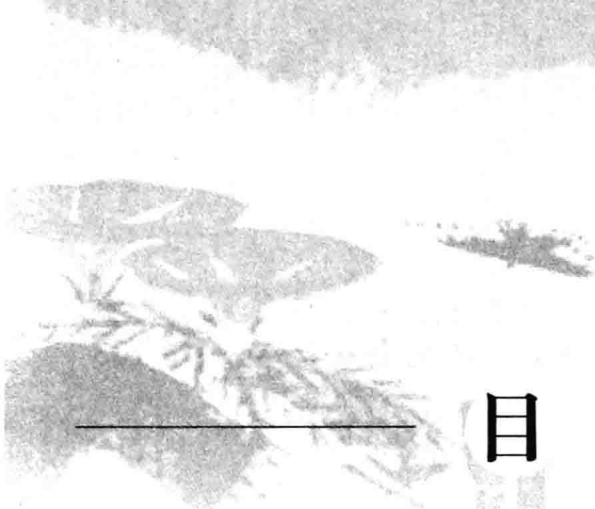
重彩。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命运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端口，再一次为广大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舞台。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是我国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固然值得纪念，对于鼓舞和激发中国广大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显得更加意义深远。正是当年参会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书生意气”，才成就了他们日后真正的“指点江山”。

为继承和发扬莫干山会议的传统和精神，集聚和促进中青年知识分子为改革开放做出更大贡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自2012年9月和2013年9月组织召开两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之后，迄今为止还举办了10多期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每期沙龙有1~2位国内外著名学者对当前国内国际的一些热点或难点问题发表观点，同时还定向邀请了中央国家机关、科研院所智库以及企业界的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参与讨论。

本书精选了八期沙龙的讲座和讨论内容编辑成册出版，读者从中可以了解不同知识分子的新锐观点以及他们共同的爱国情怀。本书内容仅作为学术研究探讨参考，不代表任何官方政治观点。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有助于激励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志气、才气、锐气，唯如此，我们民族复兴路上的国家命运底板才会更加灿烂多彩！

《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编写委员会

2014年8月



目 录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座谈实录之一

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

主讲嘉宾：金 雁 1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座谈实录之二

我国的周边形势与国际环境

主讲嘉宾：王缉思 点评嘉宾：肖裕声 24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座谈实录之三

国家发展改革与危机意识

主讲嘉宾：王 焱 罗 勇 48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座谈实录之四

国家构建视角下的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换

主讲嘉宾：李 强 杨大利 75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座谈实录之五	
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主讲嘉宾：贾 康	点评嘉宾：高尚全····· 103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座谈实录之六	
美中关系：双边、区域和全球的维度	
主讲嘉宾：李侃如·····	140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座谈实录之七	
TPP 的前景展望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主讲嘉宾：杰夫·肖特·····	157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座谈实录之八	
亚太发展趋势与主要挑战	
主讲嘉宾：查尔斯·莫里森·····	184

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座谈实录之一

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

主讲嘉宾：金 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俄罗斯问题专家）

时 间：2012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地 点：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 1 号 7 层会议室





主持人：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金雁老师！请金雁老师给我们讲解她的新书《倒转红轮》。

金 雁：

谢谢大家！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反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只是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至于市场是什么样的反应不在我的考虑之列。我曾经设想，哪怕只有五个人看到这本书，并且确实产生影响也就值了。我在书中也提到过，其实思想的传承经常是断裂的或者被人遗忘掉的。就像俄国的路标派在当年发出的声音，只有到百年之后一个体制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那本小册子。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有耐心去读它。尤其是在接受盛博士邀请时，我看了参会人员名单以后，还问他：“会有这么多人对俄罗斯问题如此关心吗？”他说：“沙龙上有互动环节，到时就能看出大家都带着什么样的问题了。”

大家的阅读有点超出我的想象。我原来认为关心俄国思想史的只是中国学术界或思想界比较少的一部分人。我认为这是一本需要慢阅读和精英阅读的书，因为它太厚重。当时我说要写一本厚重的书，书写出来以后，我的女儿调侃道：“原来这么种厚重法，拿着挺厚的。”当然，这只是句玩笑话。

我觉得应该从一个长时段来观察整个俄国思想史，尤其是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这种跷跷板效应形成的原因。这些方面，如果我们从短时段来看的话，会觉得这是一个阶级战胜了另一个阶级，是一个阶级的胜利，把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长时段来看，就会觉得实际上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轮回加快，只不过加快了下一个阶段反其道而行之的轮回。

我做俄罗斯研究已经 30 多年了，有很多深层的思考，可以说直到现在思考仍在扩展。我一直在想，我最终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所以，我在自序中也提到这不是一件成品，还是一件半成品，因为思想的辨识过程还在继续。但是，有一些好朋友，像南京大学的高华老师和我们学校的蔡定剑老师，年龄都跟我差不多，他们的离世给了我很大触动。原来我认为，七八十岁的人才应该急着在自己学术生涯快结束的时候把作品拿出来，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待时日。现在我有了一种紧迫感，有了一种与时间赛跑的感觉，所以才写了这本书。

前面说了，这本书适合精英阅读和慢阅读，涉及的问题非常多。第一个涉及的问题，可能在座的各位都不太感兴趣，就是想要纠正俄国史研究当中的很多常见谬误。因为我们整个世界史的体系是按照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递进模式来设立的，这五种社会形态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使得很多国家削足适履，完全看不到一些有特性的东西，产生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是一名“问题学生”。因为我觉得一个问题想不明白的话，推导到下一个问题的逻辑预设就会产生变形。作为早年的“问题学生”到后来的“问题老师”，我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我解惑。不知道其他人读书思考会不会也有这么多问题，反正我觉得要把一些疑惑解释清楚，必须在逻辑上能够讲得通。

我发现中国思想界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太多浪漫的臆想，有太多的东西是经不起历史拷问的。这里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俄国知识分子有忏悔的特性。他们为什么要忏悔？我记得当年余杰就曾经质问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俄罗斯知识分子就有这样的特性。其实他们的这个特点和文化与俄国历史上的制度设计有关，命里没有的东西是强求不来的。还有一次，我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探讨俄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就发现有两派在争吵。一派说俄国知识分子具有激进主义的传统，另一派说具有保守主义传统，争得不亦乐乎。我就说：“你们可能说的不是同一类人。”因此，我感到中国知识界对俄国知识界的了解有相当大的隔膜，这就需要有一个全面的交代和长时段的梳理。

还有一种考虑主要是针对“红色专制”的源头。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能上高中，属于“黑五类”子女。那时我跟我父亲说：“我特有一种高玉宝要读书的愿望。”我父亲当时就告诉我说：“你跟高玉宝不一样，我们被抄家了，别的书都没有了，但是还有两套书没有人敢去抄，一套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套是《列宁全集》。你要把这两套书都读完的话，两所大学都毕业了。”我刚开始先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我当时的知识结构对背景了解的落差太大，无法理解其话题内容，所以就去读《列宁全集》，毕竟从年代上它距离当代更近一点。读《列宁全集》的同时，配合着又看了苏联人编写的《世界近现代史》，后来又自学了《苏联史》。在看《列宁全集》的过程中，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疑惑，就是列宁思想的跳跃性非常大，敌人和友人的转换也很大，而

且对欧洲马恩思想的传承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质变过程。19世纪欧洲的“左”派政党都是理论先行的党，以观念、思想支配行动，非常强调逻辑的一致性。像马恩这些人全都是理论大家，他们与党的实际领导工作是分开的。到了列宁，便集理论家与党的领袖于一身，从理论至上、思想先行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变成了谋略至上、策略至上，实用主义的考虑弱化了理论的指导意义。这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路径依赖，尤其在掌握政权以后，明显缺乏对终极性的文明思考和抽象理论的深层认知。当时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就非常理解为什么整个党跟不上列宁的步伐。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年少时我基本上是仰视这些领袖人物的，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好恶为好恶，到后来有了个人的辨别能力，我就觉察出此种方法的错误。比如说列宁对100年前的路标派，痛骂不已，恨不能抽筋拔骨，于是我也认为这一派是一些比明显的敌人更阴险狡猾的人。1990年，当我第一次在俄罗斯拿到《路标文集》通读的时候，就有一种上当的感觉，觉得这些人一点都不邪恶，也不凶险狡诈，他们是光明正大、讲道理的人，而且他们讲的道理的确是应该被这个社会认真去倾听和关注的一种声音。为什么列宁对他们有这么大的义愤？这就需要了解列宁的考虑和俄国当时的政治背景。还有一个教训就是一定要通读对手的全文，不能断章取义，不能只取自己所需要的部分。这样就促使我去研究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这里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我先不看他们赞成什么，只关注他们反对什么，只要他们反专制，不管是沙皇专制还是“红色专制”，我就认同。

在这本书中，我谈了两位比较典型的人物。一位是索尔仁尼琴，大家都比较熟悉，索尔仁尼琴在俄国可以称作是思想界的大家。另外一位是高尔基，高尔基被称作苏联时期知识分子的第一人。但是，高尔基一生中发生了那么多次大起大落，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有必要把它搞清楚，所以我在书里专门谈到了破解高尔基之谜。

同时，我还研究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几种思潮，包括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俄国社会建设、公民社会出了大力的第三种知识分子的思想。什么叫第三种知识分子？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既不是体制内的人，也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些在这种张力中间力图弥合分歧、重建社会的人，有一点类似于现代非政府组织的人士，但是又不完全相像。第

三种知识分子在俄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有半个多世纪的辉煌，他们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他们的口号是“让社会少付出代价”，但是最后这些人的下场都是非常悲惨的。苏东剧变之后，很多人又想起他们曾经对俄国社会做出的贡献，感到很心痛。俄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老是一铲子下去，一个大翻个，把已有的积累全部翻到底下，重新建立；然后再一铲子下去，又把原来的积累翻在下面，老是从归零开始，等于没有积累。看看现在百年之后人们讨论的问题，就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经常是重复前人早已说过的话。

2007年，我在翻看当时俄罗斯杜马讨论问题时的一本书，无意中又翻看了一本1907年第一届杜马讨论问题的书，两下对照一看，几乎可以说现在的杜马和100年前的杜马讨论的问题一模一样，而且100年前反而说得更简单、更直截了当、更透彻，现在杜马议员的发言或者加一点时代的特点，或者有一点学术包装，反正不如那时候说得透彻。但是讨论的问题基本都是类似的，比如说土地私有化问题、公民社会建设问题、政党选举资格问题、农业市场化问题、新闻多元问题。我感觉这是人类的悲哀、俄罗斯的悲哀，前面已有的积累全部都丧失掉了，又要从头再来。

于是，我就想到一定要有一部长时段梳理的书。只有拉远了距离，才能站在其上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和眼光。这本书出版之后，有很多人跟我说，你就是在影射中国。我说做学问可不能以影射为基础。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带任何私心杂念的，完全靠史料说话。我所写的东西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探寻，我觉得我不需要用外在的东西来写作，不管是为了功利性目的也好，还是其他的考虑也好，都不需要，掺了杂质就不纯粹了。

索尔仁尼琴说：“我跟写作是一种神圣的关系。”我不敢像他这样讲，我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但是，写作过程本身是我精神的一种炼狱，是我精神的一种升华过程。如果是因为拿了一笔钱，让博士生或者找一批人攒一个课题交差了事的话，我觉得本身就是和实践探索相违背的。我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例如为了评职称或者为了拿一项什么奖，这些东西对我而言都是不太需要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并没有其他的考虑。读过此书的很多人都对我说：“我觉得你在谈中国的事情。”我说，如果很相像的话，只能说明人性当中有很多东西是共同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确有很多共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真有很多相像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把它们展示出



来，不管是失败的教训也好，还是成功的经验也好，对中国思想界来说，什么是可以避免的，什么是可以吸取的，什么是可以引起我们反思的，都可引以为鉴。

这期沙龙的主题是“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其实应该倒过来说，应该是“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国家和知识分子之间谁是主导？国家是主导，它处在强势地位，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在苏联解体以后都问过同样的问题：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哪里去了？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导的苏联王国时期，俄国知识分子那种捣蛋鬼的传统和质疑功能都不存在了吗？为什么沙俄时期知识分子的传统到苏联时期就都完全中断了呢？这就是体制所导致的。大家可能会感兴趣，会问当代俄罗斯知识界是一种什么状况？苏联时期他们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关于这一点我后面会回答。

另外，我听到国内很多人说，国家是母亲，我们不应该给母亲添乱。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国家实际上是一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如果某些人说的国家具体指的是政府，那就是指一帮官员，他们代表不了祖国，而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儿女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有一比较的话，凡是在中国学过政治课的人都知道，政府官员应该是公仆。马克思学说中一直都强调公民才应该是父母，因为他们是供养政府官员的纳税人，但在现实中把这种关系颠倒了，所以才会有违背现代公民意识的心态。

因为这本书比较厚重，现在是不是就由大家提问，我再一个个地回答会好一点？我现在不知道要集中讲哪一方面。因为这本书里涉及的内容太多，牵扯到的问题又很庞杂，需要辨析的观点也非常多，不可能一一讲述。

迟洪涛：

这本书确实很厚重，我感觉这是近几年来在学术界当中梳理得非常好的一本书。其实这本书不只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在讲述，而是融入了更多思想史的范畴。书中对各个派别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挖掘，比如说非常突出对于索尔仁尼琴的思想成因、高尔基的一波三折和政治立场的转变，以及从别林斯基开始一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思想梳理，对这些人的思想剖析和个案分析都非常到位。尤其是对于列宁，您给了我一种颠覆性的认识，我以前一直认为苏联的症结是在斯大林那里。现在通过您对这段历史的梳理，我知道症结确实在列宁身上。但是，列宁的思想又是和整个沙皇传统以及革命等情结相联系的。

为什么要倒转红轮？要返回去追溯什么呢？追溯的实际上是俄国最早的那种民主制传统。也就是说，这段历史尽管由来已久，却在国家强势的情况下被压抑破坏了。包括彼得大帝在内的改革者，都是用一种工具理性在搞改革，其追求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更多地选择从技术方面而不是从典章制度方面去引进西方的东西。

我之所以对您这本书这么感兴趣，就是想通过您这本书找到某种解决方案。因为，我个人在思想探寻过程当中也很迷茫，比如说您谈到俄国的民主派和自由派实际上到最后就走成了两条路，民主派越来越接近民粹主义，自由派往西走也没走多远，包括路标派也不过就是一种很薄的自由主义，他们对西方厚重的自由主义精髓并没有掌握得很清楚。我似乎朦朦胧胧有一种感觉，其实您倡导的是价值多元主义，就是主张价值之间的宽容，如果任何一派自认为自己真理在握的时候，就会以真理的代言人和人民的化身自居，往往会走向专制和暴政。此外，为什么您的书总让人想起中国？尽管您否认了以中国为预设的写作模式，但是我在字里行间仿佛都能读到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也许，您在问题的潜意识里还是有着对中国这样背景的参照，所以才会引发我们的共鸣和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恰恰就在这里。

金 雁：

您刚才总结得蛮准确的。我自己感觉到这种正统的霸气总是要占据主导，包括路标派学说都是想另辟蹊径，开辟一种颠覆来自于权力主导方面的意识形态，不管它是白的还是红的。

另外，我在书中谈得比较多的是一种俄国式的“向后看”：国家的强大与人民自由的丧失在俄罗斯正好是成反比的。俄国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国家，因为俄罗斯所在的整个东欧平原特别平坦，在冷兵器时代没有自然的阻隔，所以俄罗斯一直缺乏安全感和屏障感，他们总有一种愿望，就是把国土不停地扩展到一个更远的地方，要有一圈外围屏障他们才有一种心理安全感。这种路径依赖形成之后，加上俄国又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在它崛起的时候，其他老大帝国都开始衰落，所以俄罗斯在扩展的过程中总是要求人民来为国家做出牺牲。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强大了，人民被剥夺了，人民孱弱了，人民的自由和古代比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官方意识形态教育总是强调，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做出牺牲是应该的。路标派思想最大的颠覆在于揭示出：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自由本身并